

對北美彌陀村同修開示—依《無量壽經》為主修的經典  
悟道法師主講           （共一集）           2024/2/5           台灣台北靈  
巖山寺雙溪小築           檔名：WD32-166-0001

師兄：阿彌陀佛！師父，能聽到嗎？

悟道法師：聽到，你們聽得到嗎？

師兄：大眾請起立，向師父上人三問訊，一問訊，再問訊，三問訊。阿彌陀佛！

悟道法師：大家請坐。

師兄：感恩師父。首先弟子們恭祝師父上人，新春快樂，身體健康。阿彌陀佛！

悟道法師：感謝大家的祝福，祝大家甲辰年新春吉祥，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大眾：阿彌陀佛！感恩師父。

悟道法師：今天很難得，大家在我們台北。

師兄：師父，您那邊音頻好像有點問題。阿彌陀佛！

悟道法師：音頻，聽不到？解除靜音。

師兄：好，現在可以了。

悟道法師：聽得到嗎？

師兄：現在可以了，師父。

悟道法師：首先祝大家新春吉祥，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大眾：阿彌陀佛！

悟道法師：很難得我們今天在台北雙溪小築山上跟大家在視訊上見面。現在台北雙溪是冬天，比較濕冷，現在也在下雨。大概在北美那邊應該有下雪吧？早上美君她們夫妻一大早就來，非常發心

來到山上這裡。我們現場也有三位年輕同學來隨喜，跟大家交流交流。

彌陀村這個構想，是過去先師淨老和尚他老人家一生所提倡的。彌陀村主要是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修年紀大了，有一個地方大家可以一起來共修、共住，一直到往生，大家依眾靠眾。彌陀村，過去台中蓮社也辦過，有一些道場也曾經辦過。早年先師淨老也是在新加坡提倡彌陀村，當時新加坡淨宗學會李會長在世，也很發心要做這個事情，可是因緣不成熟，雖然大家發心，有很多客觀條件不具足。在台灣也是一樣，在其他的國家地區也是一樣。彌陀村，可以說台中蓮社最早辦的，悟道也曾經聽過我們台中的蓮友給我講這個事情。這個事情就是大家在一起共修還可以，共住也是會有很多問題，因為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慣，各人的煩惱習氣不一樣，所以要共住長時間，這個就比較不容易。先師淨老和尚他早年提倡彌陀村，他也觀察到這一點，因此他的彌陀村的設計，也是有個人住的房間、小佛堂、小廚房。如果有兩個人志趣比較相同的，可以共住的，可以兩個人住一間，或者是夫妻住一間，這個也是可以的。

另外，我們凡夫每一個人都有煩惱，各人有各人的煩惱，煩惱總離不開世俗這些事情。因此先師淨老，早年我們在中壢善果林，他也給悟道講，就是他看到海內外一些老人院，就是養老院，這些養老院，也有一些年輕人有時候會去慰問這些老人，去唱歌、跳舞給老人聽。但是這些老人聽了，臉上沒表情，也沒什麼感覺。這些先師淨老他都觀察到了，為什麼他沒有感覺？因為年輕人他唱的歌是他們這個年紀，這個時代流行的歌曲。老人大概幾十歲，這個時代不一樣，意識形態也不一樣，當時大家流行的、喜歡唱的歌也不同，因此年輕人唱的這些歌，對他們來講就無感，沒有感覺。因此先師淨老就交代我去買一些老歌，就是以後如果有彌陀村，就是給

他們這個年紀，那個時代的，他回憶過去，而且大家熟悉的一些歌曲。這些屬於世間法。

另外，在彌陀村也是整個生活，不是只有一個佛堂就叫彌陀村了。過去很多同修都很發心要做彌陀村，但是並沒有了解我們淨老和尚他整個彌陀村的規畫跟構想。他整個彌陀村的規畫等於現在一個社區一樣，社區裡面很多設施都需要具足，像娛樂中心、有佛堂、有講堂，他要看一些戲曲、活動等等的，這些都需要有，就是連結到我們整個生活。另外就是老人身體比較好的，當時先師淨老還交代悟道，一年要帶老人出國旅遊。彌陀村到現在因緣還不具足，但是我在疫情之前，從二〇一三年開始，我就先帶台灣的老同修，因為老同修都老了，今年還在，明年還在不在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就不要等到彌陀村成立，每一年（我大概都在暑假）七月到九月這個當中，我組團，很多老同修喜歡跟我去。每一次組團都一百多人，第一次就去普陀山，相關的這些旅遊點，四大名山都去了，去四川九寨溝，二〇一九年到福建武夷山去。本來二〇二〇年要去內蒙古、東北，結果疫情，就沒辦法出去，一直到現在，二〇二四，停了好幾年了。

因此彌陀村，它有很多結構性的，我們可以慢慢的去給它補充。最重要還是人事的問題，因為硬體的設施，實在講還是其次的，主要還是人。因為你硬體的，你做得再完善、再具足，如果沒有人在那邊經營管理，在那邊領眾，也很難維持，所以關鍵還是在人。人的方面，第一個就是知見最重要，八正道第一個就是講正見，知見是最重要的。知就是認知，見是見解。每一個人的認知跟見解有不同，同樣是正見，但是也有大小偏圓不一樣，所以佛陀的教學他有漸教跟圓頓教，有大乘小乘、顯宗密教，法門無量。所有的法門，首先第一個是見，這個見要正確。見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定位導航

，你這個定位要定得準確，你才能達到你要去的目的。如果你這個定位，定的方向不對，你怎麼走也達不到你要去的目的，所以知見是最重要。所以六和敬的僧團，第一個也就是見和同解。見和同解，過去先師淨老和尚講的是比較一般人能夠理解，就是大家要有共識。這個大家比較容易聽得懂，大家要有共識，要有共同認識，有共同的見解，這個見解大家要磨合，大家要能夠和，這樣後面五個和也才能夠去落實。如果第一個意見就不一樣，都不和了，那後面就很難了。見不和，戒和同修、身和同住、口和無諍、意和同悅、利和同均，那就很難去落實。所以第一個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認知。

這個方面我們也是有一個核心的大原則，當然我們還沒有成佛，不可能說每一個人的見解都會完全一樣，只能說大家有共同的一個目標方向，成佛才能完全一樣。所以我們現在學習也就是先在這個前提裡面。過去先師淨老把他修學的經驗也是給我們大家都說明了。過去他的學習過程，就是先依一家之言。就是你跟哪一個老師學，先聽他一個人，就不要這個老師我們跟他學得都還沒有成就，同時就聽很多，可能就會沒有頭緒，可能就會無所適從，不曉得聽哪一個比較好，造成修學上的困擾。因此過去先師淨老在台中慈光圖書館求學，他也把這個求學的經驗告訴我們，他跟雪廬老人學經教，李老師就是提出三個條件，約法三章，就是要跟他學，必須接受他三個條件。第一個條件，從今天開始只能聽我一個人的，其他的法師大德（在家出家）到台中來講經說法，你都不可以去聽。第二個條件，過去你學的要先全部放下，重新開始跟我學。第三個條件，要看的書，包括佛經，要經過老師同意才能看。當時提出這三個條件，他乍聽起來，老師好像很跋扈，好像只有他最行，別人都不可以，後來因為仰慕雪廬老人他的道德學問，也就接受下來。李

老師給他講，這有時間性的，不是說永遠要你遵守這三個條件，它是有時間性，五年。五年到，這三個條件就解除了，就沒有這些限制了。他跟他講，就是你能接受，我收，我對你負責任；如果你不能接受，你來旁聽，我沒有辦法對你負責任。後來他接受了，自己持了半年也感受到心比較清淨了。後來五年到，他自己自動加五年，後面五年是他自動的，老師沒有要求，一共他守了十年。

從他修學這些經過，我們也可以體會到，「師以知見為體」，他傳授你一個知見，一個路子，給你指出一個方向。這個方向對了，你在這個老師會下學得有成就，再去參學，你能夠分辨是非善惡、真妄邪正，那就沒有限制了，你什麼人都可以去聽了。因為你自己有能力去辨別，不至於誤入歧途，那這個就開放，就沒有影響，所以它是有時間性的。所以大家學習，先師淨老這些修學的一些經驗，也提供大家參考。過去先師淨老他也給我們提出，就是說如果你沒有找到你心目當中理想的善知識，找古人也可以。古人不在了，古人不在，他的著作在。比如說，我們近代中國佛教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，他的《文鈔》在，那你就專學他的，先學他一家，你學個十年，或者至少五年，這樣一門深入，一家之言，這也是一個。那我們現在提倡夏老居士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就是阿彌陀佛因地發願經過，還有成就極樂世界，怎麼度眾生，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等等的。所以過去先師淨老他也勸我們同修，我們現在淨宗學會就依《無量壽經》，就以阿彌陀佛為老師，依照《無量壽經》來修學。更難得，就是先師淨老晚年都講黃念老的《大經解》，早年他只有講經文。後來在華盛頓認識黃念老，他在海外成立淨宗學會也是他們認識之後，念老給他講，他們在大陸比較沒有因緣成立淨宗學會，所以建議我們老和尚在海外可以成立。所以第一個成立是加拿大溫哥華，第二個是美國聖荷西那裡，美國淨

宗學會。在加拿大講過一遍，在美國也有講過《無量壽經》，當時只是講經文，沒有註解。後來認識黃念老，黃念老他有《大經解》，他也同意我們老和尚流通，他沒有版權，所以印出來流通。後來我們淨老和尚他就講《大經解》，後來他又做《科註》，完整講圓滿，講了四遍。第五遍，剛開始講沒有幾次，他老人家就身體不好，各方面都老化了，沒有辦法再講，第五遍就講前面一點點。

我們依照《無量壽經》，再加上黃念老的註解，這個註解不是他的註解，這個註解先師淨老在講席當中也都交代清楚。因為黃念老他是依照古來祖師大德，中國外國對《無量壽經》註解的，他把它蒐集起來，有韓國的、有日本的（在唐朝那個時代，韓國法師跟日本法師註解《無量壽經》比中國的法師多，中國法師註《無量壽經》很少），所以他都引用這些祖師的註解，還有其他相關的經論，一百九十幾種，等於他是集這些《無量壽經》註解的大成。夏老他是會集五種原譯本經文，會集的大成。這兩本著作，我們這個時代學佛、學淨土的人是非常殊勝的一個因緣，這個在過去沒有，《無量壽經》傳到中國一千多年沒有善本，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才出現，而且有《大經解》，更難得就是我們淨老和尚再完整給它講了四遍，真正依照這個去修，我們實在講成佛有餘，的確不用搞太多。搞太多，實在講，你現在人哪有那麼多時間？特別大家在美國工作都很忙，時間都很緊張，現在這個時代，無論在哪個國家地區，你要找到很清閒的人很少。大家如果有工作、有家庭、有事業，很忙碌的。所以，還是一家之言，一部經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這個我們比較有把握一生往生極樂世界。

我們念佛目標就是要往生極樂世界，這個目標大家都是確定的。這個定位導航，我們定位導航是定在西方極樂世界。但是這個目標方向確定了，我們確定了，能不能往生在信願之有無，就是說我

們這個信心有沒有達到經典講的標準。信就是不懷疑，願就是願意放下娑婆世界，願意往生極樂世界，對這個娑婆世界不留戀，信願是我們這一生能不能往生極樂世界的一個關鍵，一個前提。往生極樂世界品位高下，是念佛功夫的淺深。你念佛功夫比較深，品位就高；念佛功夫淺，品位就低。這個是蕩益祖師在《彌陀經要解》講的。但是我們對信願行三資糧，我們也要知道，它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也不能去切割的，他只是把這個重心、關鍵講出來。信願行，信願就是《無量壽經》講的發菩提心，行就是一向專念，所以是有這兩方面。這兩方面也是有相關，也不是說都沒關係的，是有相關。我們一定要知道，它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信願行三資糧，如鼎三足，缺一不可。這三資糧，好像三角架，缺一條腿就站不住。因此在《彌陀要解》，蕩益祖師的註解，他說信當中有願有行，願當中有信有行，行當中有信有願，這個就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缺一不可。

另外，我們做三時繫念，三時繫念裡面中峰國師有開示，首先要有信，但是這個信都講得比較深入，不是我們一般比較粗淺的信。像蕩益祖師講信，就講了六信，第一個就是信自，信自心。中峰國師也是一樣，他是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的禪師，所以他講的也是跟蕩益祖師一樣的。中峰國師還比較早，元朝的人，他是講要信我們自心感應道交，究竟不是從外面得來的。一切法唯心，都是離不開我們自己的心，所以中峰國師在《三時繫念》開示就是靈知心。佛法教學，八萬四千法門，都是教我們認識自己這個靈知心。你認識了，你明白了，明白自心，就叫明心見性，見性就叫成佛。這個心大家都有，中峰國師講，「人人本具，箇箇不無」，大家都有。但是有，我們現在凡夫迷了。諸佛悟就悟這個心，凡夫迷也是迷這個心，離不開這個心。悟了就是佛，迷了就是變眾生。佛法教學最

終目標就是教我們每一個人回歸自性，明白你自己的心，明心見性。所以蕩益祖師六信，第一個信自，就是這個最根本的。

中峰國師也是這麼講，用詞不一樣，意思完全一樣。中峰國師講「信而無行，即不成其信」，他說信，你沒有透過念佛這個行，那無法去證實你相信這樁事情。我們相信說有西方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相信我可以往生，這個信，如果你沒有透過念佛這個持名的妙行，那無法去證實你相信這樁事情。所以信，你要透過行，才能去證實我們相信的這樁事情真的是這樣，所以都分不開了。一般講信願行，中峰國師講信行願，意思也是相同。行，行是什麼？他舉出《楞嚴經·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。這是二十五圓通，一部《楞嚴》，二十五位菩薩，每一位菩薩代表一個圓通法門。觀音菩薩是耳根圓通的法門，大勢至菩薩是念佛圓通，其他二十三位菩薩都代表一個圓通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七大，加起來就二十五個，二十五圓通。每一個法門都可以達到圓通，通達到自性，方法不一樣，目標是一樣的。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就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我們六根收回來，淨念就是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，就一直念，我們這個叫持名念佛。

念佛也有很多種，像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清朝彭際清他註的這個論，依照《華嚴經》來註解念佛三昧，他這個論文裡面講到，就是念佛有念法身佛、念報身佛、念應化身佛，最後一個叫念名字佛。念法身佛，就跟禪宗參禪，向上一著，實相念佛。因為法身遍一切處，我們看到整個虛空法界，山河大地，自己跟一切眾生，都是自己自心所現的，都是自己的法身所流現出來。法身沒有相，但是它能現一切相，所有的相都是從法身出來。像我們電視屏幕是空的，但是所有的相，都是從那個空出來的。《心經》講「色即是空



，空即是色；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。這個色就在空當中，空就在色當中，好像鏡子照景象，鏡子是空的，它沒有受到污染，現相它沒有黏上去，沒有。但是它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什麼人來，它就現什麼相。但是它是空，正現相的時候，它還是空。相去了，沒有，是空；正在現相，它還是空的，它也沒有受污染。所以空有不二，這是講念法身佛。禪宗破初關，就是初見法身。念法身佛，這個層次當然是比較高，有些人他可能不能理解，沒有辦法念法身。念報身佛，像《觀經》講的報身佛，佛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，光是叫我們觀一個三十二相，我們就很難觀得起來，念報身也不是很容易。念報身，大家去看《觀經》，觀阿彌陀佛，觀觀世音菩薩，觀大勢至菩薩，觀佛的白毫。我們現在讚佛偈，「阿彌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無等倫」，這個偈是從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出來的，十六觀，觀報身佛。再來就觀三十二相，應化身佛。

所以《觀經》有觀想念佛、觀像念佛、持名念佛。我們就念名字，因為這個名字就是名字入華藏，華藏入名字。極樂世界就在華藏世界當中，極樂世界跟我們娑婆世界在同一層，極樂世界是華藏世界的精華，它的精華區。我們現在要直接入華藏，念法身佛。如果不是像禪宗那種上上根，很難。念報身佛也不容易，念應化身佛，恐怕對我們現代人都有一定的困難。所以持名念佛，念名字，這還是最方便。但是往往我們很多人，認為這個大家都會念，這個好像沒什麼，就不重視了。其實我們不知道，沒有這些祖師大德給我們說明，真的我們也無法理解。無法理解說這個持名念佛，這個法門它是最方便，不但是最方便，大家都能念，而且最究竟、最圓滿。古大德常常講，你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，或者念阿彌陀佛，你就這樣一直念下去，你自自然然就暗合道妙，你就通實相。你直接用實相那個方法，我們有困難，但是透過這個持名（你不懂，你不

是上上根的），你就這樣老實念，你不知不覺也暗合道妙，還通實相。所以禪宗是明合道妙，淨宗是暗合道妙。

密宗，大手印，過去一九九〇年，第一次先師淨老和尚交代悟道拿黃念老他的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，那時候在台灣打字，印出來。那時候韓館長叫我跟一般旅行團去旅遊，旅遊有安排到北京，我晚上旅遊回來，我就請一個導遊帶我到他家去。他家在一個胡同裡面，拿去給他。那我也跟他請教一些問題，因為他禪宗、密宗、教下、淨土，他都通。跟夏老一樣，夏老也是禪、淨、密、律都通達，叫大通家。請教他密的問題，他說現在的人修密，修得很低級。我說什麼叫低級，什麼叫高級的？他說儀軌很多、壇場很多，那個是低級的密法。那我就問，高級的是什麼？他說高級什麼都沒有，有時候就叫你觀一個種子字。他說最高級的密法就是恆河大手印。恆河大手印，黃老跟我講，就是梁武帝那個時候，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傳給慧可的禪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就是直指，密宗最高的密法，就是跟達摩祖師傳來那個禪是一樣的。

教下大開圓解，跟禪也是一樣的，只是方法不一樣。教下它有經典，有次第，讓你依照這個語言文字，然後起觀照般若。依文字般若，起觀照般若，證實相般若。這教下的修學，依經典，文字般若，經典就是文字般若。依照文字般若，提起觀照般若，去證實相般若。禪宗就不允許你看經，不立文字，不准看經。經什麼時候看？你開悟了再去看，再去印證，你悟的對不對。你還沒有開悟之前，不准你看的，只能參話頭，或者觀心。後來觀心的根器比較沒有，就改參話頭。六祖以後分了五個派，參禪的方法就有不同，所以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」。就是法眼、曹洞、沩仰、雲門、臨濟，臨濟宗的子孫最多，臨濟宗。現在日本這五個宗都有，我去日本看還有曹洞宗。我們淨宗六祖永明延壽大師，他是禪宗法眼宗的

祖師。所以永明延壽大師，他提倡禪淨雙修，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」。跟中峰國師一樣，中峰國師是禪師，參禪參到大徹大悟的，再來修淨土。所以我們看《三時繫念》他的開示都有禪機的，歸宿都歸到淨土，這些常識我們也要知道。永明延壽大師是禪宗的祖師，也是淨宗的祖師，他是兩個宗的祖師。所以六祖以後，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」，這個也是很殊勝的。

達摩祖師這個禪到中國來，是到六祖這個時候才發揚光大。所以中國禪宗就具有代表性的，這個禪是達摩傳來的，然後在中國發揚光大，在印度都還沒發揚光大，在其他國家地區也沒有發揚光大。所以日本、韓國這個禪都是中國傳去的，包括越南，都中國傳過去的。釋迦牟尼佛拈花，迦葉尊者微笑，把這個傳心法要交給迦葉，迦葉傳給阿難，印度第二十八代傳到達摩，達摩再傳到中國。達摩是中國禪宗的初祖，二祖是慧可。這個禪他是上上根，你悟就是佛，沒有悟就是凡夫，沒有當中的，它這個很特殊，所以叫教外別傳。這個教就是經教，教是釋迦牟尼佛他主流的教育，就是有經典的，這個叫教內。教外，就是這個教以外的，另外特別的傳授方法，就是禪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不是那個根性，你悟不了，悟不了還是凡夫；悟了，那你就是佛。這個就是六祖在《壇經》講，「悟則剎那間」，你剎那就成佛了，悟則剎那，一剎那，你就成佛了；「迷聞經累劫」，迷你就無量劫還是凡夫。迷悟在一念之間，一念之間你悟了，你就是佛；迷了，就是凡夫，沒有當中的。教下就有些層次。它這個沒有，不設階級的，很直接的，這個叫直指。指出什麼？指出我們那個心，靈知心，就是明白自心。所謂般若就是我們的靈知心，我們從來沒離開，但是我們就是迷失了，不知道，佛法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修這個。

所以佛教它不是宗教，它怎麼會是宗教，宗教它是要立一個神

，創造萬物。萬能的神，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子民，你不可能去做神，那個是宗教。佛教說人人都有佛性，都平等的，男的有佛性，女的也有佛性，老的也有佛性，小的也有佛性，中國人有佛性，外國人也有佛性，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。佛性在哪裡？我們每一天從早到晚，你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都沒有離開我們。我們六根裡面那個根中之性，它是不生不滅的，它從來就沒有動搖過的，從來就沒有污染過的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迷了。所以《觀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》，就是我們娑婆世界眾生耳根比較利，舉出耳根圓通，大家比較容易體會。「音聲性動靜」，「聲無既無滅，聲有亦非生」。就是說我們聽到一個聲音，聲音出來了，生了；等一下聲音沒有了，滅了，舉出一個聲，有生有滅。但是我們能夠聞那個性，它沒有生滅，你聲音生，它本來就有；滅了，它也沒有消失。中峰國師在《三時繫念》開示說法性，他是用法性。法性跟自性，名詞不一樣，都講我們的性。就是「生自緣生，而法性不與緣俱生；滅自緣滅，而法性不與緣俱滅」。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現象生出來了，現出來這些相，這是什麼？緣生法，從因緣生的。但這個因緣時間到了，它散了，沒有了，滅了。你因緣生，法性並不是跟你一起生；你這個因緣滅了、散了，那法性也沒有滅，所以叫不生不滅。我們六根的根性就是不生不滅，本來就是常住的，南無常住十方佛、南無常住十方法、南無常住十方僧，常住就不生不滅。

佛在《楞嚴經》，佛的弟子問了很多問題，佛的回答，都在說明，叫我們認識自己這個心，從來就沒有失去。所以波斯匿王講，他六十二歲了，臉皮皺了、老了、頭髮白了，常常聽到佛說有一個不生不滅的，在那裡？他說就在你的身體裡面，每一天在看、在聽，六根。六根它性是一個，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。所以六根的根性，你從哪一根回頭，回頭是岸。回頭是岸不是做流氓回頭

，那是講得比較粗淺。佛門這個「回頭是岸」是你回頭去觀照你自己的心，那個叫回頭是岸。你回頭，你就找到了，找到你不生不滅的真心，沒有生死。佛就給他講，就在你六根裡面，你那個聞性、見性它始終沒有變化，沒有動過的。會動的是妄心，那不是真的，真心不動，這個叫靈知心。你認識這個心，現在還沒有了生死，你就常入涅槃了。這永明延壽大師講的，還沒有往生淨土，就常居淨刹。所以悟明這個心，還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蕩益大師講的六信，第一個就信自，自就是自心。離開我們的自心，什麼都沒有，這個不是一般宗教那個概念，所以要搞清楚。所以波斯匿王聽佛的開示，他很開心，他知道真的，我有一個真心。認識我們的自心，這個成佛是最快的。成佛就是認識自心，明白自心，明心見性，見性就叫成佛。

我們修淨土，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還沒有明心見性，那也沒關係，到極樂世界肯定會明心見性。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」，我們肯定會開悟的。現在我們有種了這個種子，有一天善根種子成熟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開悟成佛，因為你本來就是佛。《觀經》講「是心是佛」，你的心就是佛；「是心作佛」，你這個心本來就是佛，你要作佛，當然可以。你念佛就是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所以中峰國師也講得很直接，「阿彌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彌陀佛」。阿彌陀佛在哪裡？我的心就是！所以自佛他佛，是一不是二，他佛也是我們自心所現的。「三世一切佛，共同一法身」，我們大家對這些概念也是需要這樣的一個認識。

我們話說回來，講了這麼多，就是回歸到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做為彌陀村大家主修的經典，還有包括註解。建議大家聽先師淨老《大經解》、《大經科註》。他老人家是勸我們說，聽他愈近講的愈好。如果我們有時間，也不妨從第一遍開始聽，聽到第

四遍，這樣也是可以。我是建議，現在彌陀村，大家可以用道德講堂這種模式，像揭陽謝總那個道德講堂，他是教傳統文化。所以我現在雙溪，以後我也計畫要做短期的《無量壽經》道德講堂，大家有假期，有一天、有三天、有七天，我們可以規畫一個課程，一天聽幾個小時的經，念幾個小時的佛。比如說聽經四個小時，念佛八個小時。如果依照我們老和尚講，古代叢林是聽經八個小時，念佛八個小時，那這個恐怕大家要有體力。如果我們年紀比較大，我看有十二個小時，甚至十個小時就不錯。像揭陽謝總他那邊，也大概十二個小時。他那裡我有去參觀過，他把那個課程排出來。他們是聽傳統文化，聽了七天就能把一個人錯誤觀念能夠改變過來。我想我們念佛人，我們要求生淨土，彌陀村，我是建議你們也可以考慮用《無量壽經》道德講堂，這樣一個有聽經、有念佛。你一天的、三天的，一天就修個八關齋戒，就是一天一夜的。一天大家會比較方便，因為大家畢竟每一個星期都有一、兩天的假期。如果有兩天的假期，一天處理家事，一天來修八關齋戒，聽經念佛十二個小時。如果每一個星期能夠一次，這樣一年累積下來也相當的成績。

首先聽經，大家先建立共識。最重要在生活當中要去揣摩，怎麼去落實這個事情。《無量壽經》它講得很全面，從做人講到作佛，我們現在娑婆世界的現狀，跟極樂世界的現狀，也都給我們說明，讓我們有一個很明顯的對照。明顯的對照，我們深入之後，我們信願的心才生得起來，嚮往極樂世界的心，我們才生得起來，才不會再留戀這個世界，才放得下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還是我們要主修的經典，我們淨宗學會主修的經典就是這一部，《彌陀經》是同部。《觀經》，其他大乘小乘經論，包括世間的傳統文化，因果教育這些典籍，都是我們《無量壽經》的補充教材。你這部《無量壽經》展開就是一切經，濃縮起來是一部經，所以我們有時候以經解經

。像黃念老的《大經解》，他就引用一百九十幾種，有論、有經、祖師的註解，這樣來解釋《無量壽經》，所以叫以經解經。因為經它有受到文字的局限，所以有一些義理我們不明白，這一句不太明白，可以找其他經典跟這句相關的，我們可以來做一個補充，做一個註解，讓我們深入這部經典。

真正深入，我們信願就堅定，就不會有懷疑，我們這一生往生西方，決定有把握。希望我們雖然距離很遠，但是現在透過現代科技的方便，我們也有時間可以在視訊上大家交流交流，交換意見。以上，提供給大家參考。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？有什麼疑問，提出來大家交流交流。好，祝大家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師兄：感恩師父百忙之中，抽出時間來給我們北美彌陀村的眾多弟子做開示，非常的感恩師父。弟子們也想趁新年之際，跟師父您老人家拜個年，祝您身體健康，法喜充滿。也是想跟師父匯報一下彌陀村過去一年在您的開示下，像師父去年就跟弟子們開示我們應該確立方向，確定經典。彌陀村也是照這個方向在發展。師父去年也囑咐過弟子們，還要考慮佛法的傳承。特別是在美國我們就屬於佛法的邊地，比較缺乏佛法的基礎和文化，弟子們也在做這一些這方面的努力，希望一個就我們分內院、外院，一個希望就是說我們彌陀村的內院，就像師父說的，我們就依照一部經典，就是師父給我們指名的，我們的《大乘無量壽經》，然後一句佛號，一個導師。我們現在就根據師父的指示，我們現在內院的學習就是學習老和尚的《大經科註》，這就是主修課程。同時我們彌陀村的外院就是根據我們美國的實際情況，就是希望說能接引更多的眾生，讓他們了解佛教，能知道佛教。因為師父給弟子們去年開示過，師父在台北在做傳承，弟子們也在學習。這是想趁新年之際，首先跟師父報告一下。然後也非常感恩師父剛才的開示。本來想聽聽師父在新

的一年對我們北美的同修有沒有什麼期許？有沒有什麼交代？我們新的一年，大家也非常期待能聽到師父對我們新的一年的一些要求，讓我們可以有一個努力的方向。

悟道法師：剛才有提到一些建議，就是建議可以在假期辦一個短期的《無量壽經》道德講堂，或者是說有其他經，相關的，也是可以。比如說，傳統文化這一類的。就是我們彌陀村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主修的經典。其他的大小乘經典，包括世間的善書典籍，都是補助我們深入《無量壽經》的。這是一個主修，一個助修來幫助我們深入的。我們要有一個核心的，就是主修的要確定，主伴要清楚。

另外就是我們學佛，過去先師淨老也是常常給我們開示，特別是大乘佛法，它比較活潑，比較適合現代人。小乘是比較嚴肅，不苟言笑，比較嚴肅。現在是一個開放的時代，如果太嚴肅，恐怕很多人他也不敢來學佛。他看到，他說我現在做不到，等到以後我能做得到再來，過去我們常常碰到。我們接引眾生，過去台中蓮社雪廬老人的一個方式，我們也要學習，就是他勸人家來聽經，有三不勸。第一個不勸人家吃素，有的人聽到吃素，他就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。第二個不勸人家去受戒，你勸他去受戒，我現在做不到，等到以後我能做得到再來。等到以後，可能來生來世了，這個的確是這樣。有很多人是這樣，他看到，我現在做不到，等到以後我能做到再來，那可能他這一生就沒機會了。第三個就不勸人家出家，出家更恐怖了。三不勸。所以你要接引普羅大眾，這三個，我們學習。但是你勸他來聽經，經道理你聽明白了，要吃素也是你的事情，你自己就會發心了；要受戒，也是你自己的事情；要出家也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問題就是說你要真搞明白，你自己主動，自動自發去做的，那才是正確的。不是說你去硬性給他規定，你去勉強他一定要



這麼做，他也不曉得為什麼要這麼做，他不明白這些道理，這個也很難。縱然做了，他也不會持久，做這個有什麼好處？大家都能吃，我為什麼不能吃？我辛辛苦苦賺的錢，還不能享受一下嗎？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他覺得說人生有什麼意義。

就像以前我在家的時候聽經，我們有一些小學的同學會，每兩個月聚會一次，就吃、喝。他們都要勸我的，勸我不要迷得太深。他說你學佛，我們不反對，但是太迷了，你也不能迷到都不交女朋友，他們很著急我的婚姻大事。這些同學也滿可愛的，他們也是很熱心，也是很好心，但是他們不懂。他們就是說他們可以喝酒、吃肉這些，去唱歌、跳舞。他說他們人生是彩色的，我的人生是黑白的。後來，現在看一看，大概我是彩色的，到後面我看他們家大業大，反正世俗就是這些事情，世間。學佛才是彩色的人生，學佛不一定要出家。我們提倡素食，但是對還不了解的人，也不勉強。但是我們建議吃三淨肉，這個也是一個方便。所以要接引大眾，就是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我們大家要記住這句話。

人沒有十全十美的，我們要接眾，我們就要學彌勒菩薩那種大肚能容。就是說，每一個人煩惱習氣不一樣，大家都是凡夫，總是有煩惱。所以來了，就是人真正要能共住，長期住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這個不容易，這個共住不容易。因為煩惱習氣不一樣，生活習慣不一樣，特別年紀大的人他改不過來，你住了，不一樣就生煩惱了，是不是？比如說，我講一個例子，你兩個人睡覺，有一個會打呼的，兩個人，有一個會被吵得不能睡。以前我們在圖書館，老和尚就規定我們不能一個人睡一個房間，要睡通鋪。那個時候睡通鋪，我們有個師弟叫悟塵，他是早年就移民到美國的，他這個人學得很雜，他什麼都學。他最喜歡到邁阿密去接觸什麼催眠的，那些神通、通靈的，他認識得可多了。他那個密宗的咒，什麼咒他都會

念，各宗各派他都會，學得很雜。後來我們老和尚到邁阿密講《認識佛教》，他當翻譯。後來他跟他太太離婚出家了，因為他太太信基督教的，然後他常常找法師，各宗各派法師找到他家。他說，我們台灣一個懺公，戒律很精嚴的，有一次請到他家，他說被我太太遷單。懺公走到他家門口，他太太在裡面就罵，你今天要給我帶什麼人回來？就罵。懺公說，我不能讓你們夫妻不和，我趕快走，趕快走。他跟我講，有一次他太太（他太太信基督教，他信佛的），他太太說我今天生日，你要送什麼禮物給我？他說我誦一部《無量壽經》給你迴向。他太太氣死了，結果就離婚，離婚了，就跑來我們師父這邊出家。他很會打呼的，他那個時候睡覺就睡在我旁邊，我們那個通鋪不是說有一個距離，就是兩個人身靠身的。他晚上睡覺打呼的聲音，那個床鋪的板子都會跳。他是很好睡，我是給他吵得整個晚上都不能睡。那也沒辦法，我們師父規定，要睡通鋪，大家都一排。所以就是說人要共住，這個比較難，特別年紀大的。我那時候年輕還好，一個晚上沒睡覺，體力還可以。年紀大就不行，年紀大的確比較沒有辦法支撐。

所以在彌陀村，你要設計一個人性化的，也對一些老人，他的習氣都固定了，你要看年紀去要求。像以前善果林打佛七，有一些居士他就要求這些老菩薩，他那個腳要抬幾度，步伐要幾步，我看那個好像閱兵在踢正步。我說那個八十幾歲、九十幾歲，又是女眾，老菩薩走路都駝背了，你要給她軍事訓練，怎麼可能？我說你要看對象。我說你們左腳右腳，你不要踩到就好，你走不要跌倒就好了，你不要要求那些。那些人不懂，有些人就是要這樣。我說你要求年輕人是可以，要看對象。八十幾，起碼也七老八十了，都是老人家，你怎麼像閱兵一樣？以前我們當兵都要踢正步，你怎麼可能這樣去要求他？不可能，像這個你就不能要求一樣。像有一年，一

九九八年我到九華山佛學院，果卓法師（副院長）請我去主七，那個都是年輕人。年輕人，很嚴格的，他用禪堂那方式，每一個人就用香板，我也分一支香板。如果打瞌睡，糾察去把他的背調一調。如果他再打瞌睡，他香板肩膀就打下去。那個都是年輕人，都年輕法師，男眾，都男眾，他就這麼要求。所以看對象。所以我們接引的對象，我們也要看什麼樣的。還有就是說，每一個地區人的，比如南方人、北方人，或者現在移民到美國的，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也會不一樣，生活習慣也會不一樣，他的文化背景，他的學歷，他種種的這些也不一樣。現在不一樣都湊在一起，那要去磨合。所以要共住不容易，這是我的經驗。常常打架的，這個打架很正常，不打架就不正常了，打架才正常。如果不打架，你都是佛了，才不打架，凡夫肯定要打。所以現在我是建議，就是說人沒有全才，因材施教。你任用他，他的專長是什麼？用在哪一方面，你要認識人，知人善用。聖人他也不可能去要求所有的人他什麼都可以，不可能。但人都各有優缺點，用他的優點，不要用他的缺點。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，我們安排各種不同的工作職事，那我們就可以發揮一個團隊的作用，就可以發揮。

我們修行，過去先師淨老也說，看我們修得都很呆板。因為當時我出家，他老人家就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日常法師他早年在美國有一個道場，叫大覺蓮社。好像在舊金山，還是洛杉磯，大覺蓮社。他是修密的，黃教。我們師父就叫我跟他修，當時我也很困擾，師父你不是說一門深入嗎？學一家之言。怎麼現在跟著日常法師？每一天要上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。後來，我也是有在家聽了十五年的經教，我自己去把它圓融過來。日常法師的知見跟我們師父的知見不一樣，我們老和尚他是屬於圓頓，日常法師他教次第的。因為次第跟圓頓都是佛講的，佛對各種不同根器講的。我們老和尚

是以《華嚴經》為理論基礎。《華嚴經》它沒有障礙，理無礙，事無礙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；就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」，行布就是次第。次第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次第，這個當中很妙的。入了《華嚴》你就真的學佛，那你就快樂到無法形容，那個才叫真正法喜。不讀《華嚴》，不知佛家的富貴。《華嚴》你入進去，真的法味無窮，因為它的世界觀重重無盡。我們老和尚他喜歡《華嚴》，他學哲學跟方東美教授學，方東美教授傳授他華嚴哲學，最後一個單元。西方哲學講到東方哲學，講到印度哲學，講到最後一個單元佛經哲學，佛經哲學就是以《華嚴經》為主的。方教授是抗戰的時候，在四川峨眉山養病，山上沒有報紙可以看，他翻《大藏經》，他翻到《華嚴經》，發現佛經有這麼高深的哲學，最高的哲學。他是用哲學，他不是學佛，晚年有學佛。

這是我們老和尚講《華嚴》，這個理論是圓頓。有一次我們老和尚去佛陀教育基金會吃早餐，然後日常法師回美國，我們就照他規定的，每一天早上吃過早餐，七點到八點要上一個小時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。我們師父就說，你在上什麼？我說常師父教我們要學這個。他說這個次第，一句阿彌陀佛，圓頓。那我在想，師父你教我圓頓，那你叫我來跟日常法師學？不是要一門深入，一家之言嗎？我很困擾，又不敢問。但是我們師父，我知道他的用意，因為日常法師他在小乘的戒律（因為黃教最講求戒律的，黃教，密宗黃教），跟他把我在那些習氣，真的一百八十度就轉過來了。我們老和尚也是讓我去先把在家習氣改一改，沒有日常法師這麼強硬的手段，真不好改。因為在家的習氣，我常常跟同修分享，我出家前一天還跑去吃肉，前一天晚上，明天沒得吃了，嘴很饞的。本來在家一天吃五餐，還要吃夜宵、宵夜。出家，日常法師，過午不食。餓得要命，也不能吃。在家晚上都很晚睡，白天都睡得很晚。出家

就十點要睡，四點起床。四點我才剛要睡，就要起來了，起來就頭暈暈的。

跟日常法師吃飯，都吃大鍋菜。他說不能煎、不能炒、不能炸，統統不行，所以用水去煮，然後快好了，油滴幾滴，鹽放下去，都沒有油煙。我們每天都吃大鍋菜，他說注重營養，不要注重口味，什麼色香味，到肚子裡面統統都一樣，天天吃大鍋菜。也不吃水果，他說我是學科學的，他是成大的。我是學科學，這個蔬菜，我們吃素的人，本身蔬菜就有維他命C，還吃什麼水果？沒有，就吃那一鍋。那一鍋什麼都有了，豆腐、蔬菜，就吃那一鍋。只有過年，過年大年初一，一個人發一個橘子。我們一年水果就吃一個橘子，大年初一那一天才有，平常沒有。上課，遲到一分鐘，就要到佛前懺悔。我的錶明明是準時，他說他的錶。後來我就想到，我當兵的時候，我們那個值星班長，你們的錶統統不準，我的錶為準。因為如果都以大家的錶，那你錶調一調，時間跟他不一樣。所以還是要以日常師父他的錶為準，我的錶不準。他的錶超過一分鐘，要去懺悔，下次不可以再遲到。也是跟常師父生活了一年多。

圓融當中有次第，次第當中有圓融，但是常師父他的知見就不一樣了。我們老和尚早年的知見，跟晚年也完全不一樣。我們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那個時候香港袁文忠居士有送木雕的華嚴三聖（因為他知道我們師父學《華嚴經》），當中毗盧遮那，左右文殊、普賢。有一次，毗盧遮那佛底座被蟲吃了，蟲吃了怎麼辦？一直吃一直吃。日常法師就找我們開會，做羯摩，開會。他一個徒弟叫如道，是他的學弟，也是成功大學。他那個徒弟也是學得很雜，看相算命什麼都會，學得很雜。還有一個閻瑞彥居士，我們四個人。他說開會，他說現在這個蟲吃佛像的底座，我們要怎麼處理？要買殺蟲劑來把牠殺死？還是不要殺，換一個底座？他就問，第一個問如道

師，問他的徒弟，如道師說，就買殺蟲劑來殺了吧！日常法師，常師父就說，殺了，這個有命債，我們現在如果通過，我們去殺，以後還命，我們統統有分。他的徒弟說，有分就有分，以後碰到，被牠殺了，就算我倒霉，就這樣。後來就問閻瑞彥，後來問到我，我說我們出家人還是不要殺生比較好，就是我們去買一個新的，那個就給牠吃，供養牠吧。後來三票對一票，就通過。這個日常法師的見解。

然後，我們老和尚早年，他年輕的時候，就是我們在十二樓，常師父在十二樓教課，他晚上都三樓講經，有一些蟑螂去咬經書，然後我們師父就叫我去買殺蟲劑，買克蟑。我說師父，我們不能殺生？我們師父就說，你不能殺生，蟑螂吃這些經書怎麼辦？我在想，把牠趕出去就好。我還沒有講，我們師父就說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，你要把牠驅逐出境是吧？你給牠趕出去，叫牠到隔壁去咬隔壁的，那你存心不良，你存心何在！你心不好，自己不要，把牠趕出去，趕到隔壁去。後來我說怎麼辦？他說你就去買殺蟲劑，你殺了有功德。他說那個蟲無知，牠來破壞法寶，牠會下地獄，那你現在殺了，不是救牠不下地獄嗎？我心還是有罣礙，那師父這麼講，我也不得不買克蟑，我就閉著眼睛噴。後來我們老和尚到晚年，到圖文巴去，他說那個浴室裡面很多螞蟻，有沒有？大家有沒有聽過？他說我要洗澡，先跟牠溝通，然後半個小時再去，牠們都走了，要溝通。他年輕的時候跟他晚年，那個慈悲心，見解也不同了，愈來愈慈悲。所以這兩個觀點也都沒錯，但是後面這個就是更包容、更慈悲，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們這個見也是會不斷提升，提升到大圓滿見，最圓滿了，那就是最究竟的。

好，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跟大家交流到這個地方。你要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？美君她們，來，你們來這邊，這邊可以看到嗎？你們

先打個招呼。

師兄：阿彌陀佛！師父，弟子們還有最後一個很快的問題，不好意思，想跟師父請個法。因為我們北美的同修一直都非常希望能得到師父的加持，本來我們有機緣要在紐約辦一個祭祖大典，當時訂了最好的曼哈頓中心。後來因為疫情的原因，師父沒有成行。我們這邊預定是明年，就最晚明年得要到期，弟子們還是誠懇的請師父考慮，是不是明年在合適的時候能夠到美國來弘法？讓我們所有美國的同修能夠同霑法喜，能夠感受師父的慈悲。阿彌陀佛！

悟道法師：現在我年紀大了，過年就七十四了，明年還活著的話，再說，人命無常。我現在都要帶動一些年輕法師，因為要後繼有人，我現在任務也是要培養年輕的接班。這個我們大家再研究，反正你們可以籌備，到時候我看我的因緣，看我的身體狀況。因為我二〇一二年就是有四高（我是檢查身體），然後給美國淨宗學會同修，我檢查身體的報告統統給他們，我說如果萬一我走到你們那邊，我往生了，你們要給我助念，處理後事，大家壓力很大，我怕去造成你們的困擾。我到洛杉磯淨宗學會，一下飛機，陳會長就把我拉到醫院去。到聖荷西，楊一華，楊會長也是，他很照顧我。所以我是怕造成大家的困擾，不便。我們可以安排年輕法師，那我是斟酌，斟酌我的情況。斟酌情況，如果可以，我就再去跟大家結結緣。祝大家法喜充滿。